



张军著

# 蝙蝠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张军著

蝙

蝠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蝙蝠 / 张军 著. --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7.10

(彼岸诗丛 / 黄礼孩主编)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079 - 5

I. 编… II. 张… III. 抒情诗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5190 号

书 名 蝙 蝠

作 者 张 军

责任编辑 阎世宏 沈 动

装帧设计 礼孩 + 秀花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84040746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农垦总局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20 开

印 张 55 印张

字 数 100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 180.00 元 (全 7 册)

# 序：穿越黑夜及其明亮的骨头

◎ 白鵝

现在，我们仿佛受到逼迫，要从一只蝙蝠那样的讲述者口中获得“另一种真实的历史”，这必然是困难的。在最初的阅读中，我们似乎可以从精致的语言表面迅速进入张军诗歌的内部，但要从他那些弯曲的叙述中轻松地走出来，却不容易。对张军诗歌持续十几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：他的诗歌犹如一座精神危塔，里面关闭着隐蔽的、多维的、真实的历史，无论你从哪个入口进入他的诗歌内部都会发现：他的诗歌始终与“秘密”有关，他始终像一只飞行的蝙蝠，穿越的不仅仅是黑夜，还有黑夜的明亮的骨头。

一开始，我们触及到很多来自童年的记忆和经验，以及因此所构成的压迫感，这为我们提供了张军诗歌中“本我”的阅读参照。但是后来，特别是在叙述转型的实验过程中，张军的诗歌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，这时候，其诗歌的实质已经从“本我”中超越，表现为更加宽泛的“自我”，写作体验也从“童年经验的压迫”上升到“时间内部的循环”。应该说，从“本我表达”向“自我表达”的转移，从“童年经验”到“时间循环”的体验，是张军诗歌叙述转型的内在关键，也是他诗歌文本复杂性背后的真相。

## 一、童年经验：精神危塔里熟睡的秘密

可以站在成年人的角度去想一个问题：我们的“心理之父”是谁？其实不是别人，正是童年的自己。读张军诗歌的第一印象，显然是童年经验对他

形成了深度的影响或压迫。张军在这本诗集的后记《谁知道蝙蝠偷吃食盐的秘密》中，这样描述那个让他挥之不去的乡村传说：“那必定是一个漆黑而遥远的夏夜，妈妈告诉我，蝙蝠是靠偷吃食盐维持生命的。……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怀疑我家的盐罐会在某个深夜被一群蝙蝠偷食精光，并因此常常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偷窥，期望能发现其中的秘密……”

其实，张军在这里交代的正是童年的深度记忆和特殊经验。基于这些记忆和经验的“压迫”，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张军的诗歌为何始终与“秘密”有关了。在“黑夜”、“蝙蝠”等反复出现的意象背面，仿佛有一座高耸的精神危塔，有致命的秘密在塔里面熟睡，而张军以诗歌的方式，清晰地呈现出一条“揭开秘密”、“热爱秘密”、“守住秘密”的心路历程。

弗洛伊德最早发现并论述了童年经验对人格发展的重大影响，他认为一个人在五岁之前的早期经验对其终生都具有影响，但五岁以后就不会有什么新的发展了，后来的反应大约只是早期经验的重复。也就是说，弗洛伊德如果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支持我们这样去阅读张军的诗歌：“用过去来说明现在”。例如在《蝙蝠》这首诗中，张军正是在童年记忆和经验的压迫之下，勾勒出了人与蝙蝠之间的深度秘密：

掠过低矮的树丛  
我们的翅膀碰到月光装饰的花园  
月季花在时间里沉睡着

我们赤裸的身体长满绒毛  
愿望曾遗弃在这儿  
盐——我们所停留的场所  
紧扣在陶罐里于月下  
闪闪发光

我们出发 并不是孤单的  
我们听命于唯一的号令

## 002 蝙蝠

幸福在树荫下  
时刻在我们的身边

我们的牙齿咬开坚硬的外壳  
均匀地品尝盐 随后  
便向月光深处飞去

我们是人类之外摇摆的一群  
我们在时间之内睡眠  
我们习惯在黑夜出发

——张军：《蝙蝠》

读张军的诗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：在一个近乎荒诞的世界里，为了让记忆中的精神危塔不突然坍塌，我们必须付出心灵的代价。草木需要保守它们的秘密，蝙蝠需要保守它们的秘密，人类同样需要保守他们的秘密。世界是黑暗的，保守秘密的感觉就像抚摸到“黑夜的明亮的骨头”，这不仅源于张军内心深处的“审悲情结”，也说明张军是用弯曲的目光洞察出了世界的真相。例如在《骗术》这首诗中，张军正是在童年记忆和经验的压迫之下，勾勒出了已故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的深度秘密：

父亲总是在星星最亮的时候梦见爷爷  
并对我们说 爷爷在受苦  
爷爷的模样像象牙虫幽蓝的光摄住了我  
起初 我不能认为它是骗术 只想到  
一片枣叶缓缓穿入泥土  
.....  
秋天 阳光纷纷而至  
坐在我身旁说 你已受骗

我从石头中惊醒  
看到父亲正走入泥土

——张军：《骗术》

在《谁知道蝙蝠偷吃食盐的秘密》那篇后记中，张军还说：“1990年，对我来说是个突然的夏天，当我写下第一首诗的时候，我真的就变成一只蝙蝠了。浑身漆黑，长满蓬松光滑的绒毛，体内有了夜的颜色和气息。我不用嘴说话，不用眼睛看这个世界，天空萎缩到我的体内，我飞行在黑夜中，自由自在”。从这段近乎荒诞魔幻的文字中，我们看到：张军的童年经验是十分顽固的，就像“疾病给予灵魂的启示”，就像“蝙蝠”、“黑夜”那样顽固而持久的意象，总是在他诗歌中反复出现。我们可以试分析一下这首《黑色的夜》：

当黑夜再一次被灯光夺走  
最后一个黄昏显得宽松  
像野兽腋窝下的毛发

沿着河岸  
我的影子淹没在水中  
蝙蝠留下翅膀飞走了  
我的六年前的心事咀嚼着我

我制止住哭声  
对着水面  
他和我没有两样

——张军：《黑色的夜》

在《黑色的夜》中，张军一开始将“黑夜”这一时间意象置于外部空间，

用“宽松”来表达“黑夜”与“灯光”这组对抗意象的习惯性，用“野兽腋窝下”来表达“黑夜”与“灯光”这组对抗意象的原罪性。黑色对于“夜”而言，是一种理解甚至渴望，但在张军心中，夜的本来面目并不等于黑夜。夜，必定有着它光明的骨头。

在第二节中，张军又将“黑夜”这一时间意象从外部空间拉入自己的内心空间，他用象征希望的意象“翅膀”作为一种重负，表现出希望与原罪一样与生俱来，表现出“对渴望的真诚”和“理想的脆弱”之间的深层矛盾，正是这一矛盾，突显出了这首诗的内在张力。当然，无论我们怎么解读这首诗，都无法摆脱张军顽固的童年经验，都无法摆脱他那顽固的“蝙蝠”和顽固的“黑夜”。

童年的记忆和经验还更多地会表现为“游戏”，作为人类童年的主要生活经历之一，游戏直接地为童年带来了心理快乐。游戏使得主体经过内在体验后，在心灵上留下色彩缤纷的印记，这印记也是一种秘密。张军的诗歌表明，从童年到成年，他一直把游戏中遗留下来的秘密当作最后的真实，例如在《一个午夜的纪念》中，他写到：“许多年后/你会记起这忧伤吗/尤其是冬天/仍在这间小屋/门紧闭/里面什么人也没有”。并些诗句非意味着张军没有揭开这些心灵的秘密，而是他在追寻秘密的历程中最终爱上了那些秘密。

## 二、深度循环：从“本我”到“自我”的超越

但仅从童年的记忆和经验出发，并不能解读张军诗歌文本的全貌，面对叙述转型实验过程中张军诗歌文本的复杂性，单从童年记忆中寻找到的东西未必就是最终的答案。霍妮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继承者和改造者，她认为：当童年的图画被蒙上了一层迷雾，人们便强做努力去穿破这迷雾，实际上，这是使用知之依旧甚少的东西（童年）来解释尚且不知的东西（现在的怪僻）。

所以，尽管弗洛伊德强调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，而且“这是毫无疑问的”，但霍妮坚持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“如何去影响的”，她说：“我相信，不必从记忆中寻找最终的答案，而应当努力根据具体的人

的实际性格结构，来理解那些直接的事件，……究竟意味着什么”。

因此，童年的记忆和经验能为我们提供的，只是张军诗歌中“本我”的阅读参照，而张军诗歌在后来的叙述转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，实质已经表现为更宽泛的“自我”。从“本我”移向“自我”，是张军诗歌叙述转型的关键，也是他诗歌文本复杂性背后的真相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就使我们的阅读得以从童年的记忆和经验中挣脱出来，进入张军诗歌所建立的更大的叙述可能，所建立的更大的阅读互动。例如我们看这首《取水》：

黄昏，我穿过街道  
提桶去取水  
我放下水桶  
没有接触水面桶就满了  
我提起来把它倒掉  
又重新开始

——张军：《取水》

显然，这首短小而精致的《取水》已经与张军童年的记忆和经验关联不大，结尾颇有“禅味”，让人想起美国后现代诗人S·默温的短诗《又一个梦》：“我踏上了山中落叶缤纷的小路/我渐渐看不清了，然后我完全消失/群峰之上正是夏天”。

在《取水》中，张军一开始就把我们拉入一个习惯性的、木然的黄昏，让我们看见自己始终在习惯性的生活中来来去去。“黄昏”让时间慢下来，“街道”让空间伸出去。这种习惯性的时间和空间，很容易被习惯性的人们习惯性地忘记。诗中的“我”是否真实并不重要，“我穿过街道”隐喻着穿过人群，人群在这里被物化了，人群被掩藏在诗的背面，代表着“隔壁的生活”。诗中的“我”也有被物化的意味，这正是“自我”的表达，而非“本我”的表达。在对“自我”的表达中，张军为我们呈现出一首互动的、可能的、营造了多处出口和入口的诗歌文本，使诗歌的阅读空间猛然增大。

所以应当看到，“深度循环”是张军诗歌基于童年经验之上的另一大特色，他特别善于运用精致的诗歌语言，表达出循环的时间的内部秘密，就像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·帕斯笔下流淌的时间那样，充满了深刻的循环。例如他在一首叫《经典》的诗歌中写到：“……在午后迟迟的钟声中/我们看到拱门/古代的女人穿过花园/时间旋转着她们的脚步/急速消失”。在这样的诗歌中，阅读者很容易打破惯性的时空体验，更加接近真实的自我。而在作品《一个梦》的结尾，张军对这种“时空的循环”的表现则更加清晰：

这是很久以前的一场梦  
雨坠入山谷  
金黄的太阳在草丛里潜游

大地上升  
天空下降到唇  
只剩下我  
扭曲地变形

空间越来越狭小  
我开始解体  
被风吹至各处  
.....

我翻过身  
已是午时一点  
父亲正在磨一把生满锈的刀

——张军：《一个梦》

曾有人问弗洛伊德：“怎样才能算个正常的人？”他说：“To love

and to work”，意思是：“爱情和工作。”这个回答是多么的简洁和深刻！一直以来，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关注人的心灵深处的动机和能量，并因此与传统的学院式心理学研究的“缺乏人味”区别开来，特别是后来的霍妮、埃里克森等人，他们进一步把文化引进精神分析，把分析的目光从“本我”移向“自我”，强调重视人的终生发展，从而使精神分析更能接近真实的人。

而诗歌也能做到这些，张军的诗歌创作，正是呈现了人的心理从“本我”向“自我”转移过程中的诗歌表达，所以他的诗歌既是源于童年经验，又实现了对童年经验的超越，他既在穿越了黑夜，又穿越了黑夜的“明亮的骨头”。因此可以说，张军的诗歌是“黑暗而不失信心”的，是基于东方传统文化的，并印证了西方精神分析学的走向。

从张军诗歌多维的、隐蔽的叙述中，我仿佛触摸到他的精神危塔里熟睡的秘密。他从“揭开秘密”到“热爱秘密”再到“守住秘密”的写作体验，从“本我表达”到“自我表达”的写作体验，从“童年经验的压迫”到“时间内部的循环”的写作体验，仿佛让我们看到：诗人张军正穿过黑色的时间与空间，隐匿着正直的悲伤，他不仅像一只蝙蝠，更像一只单翅的无名之鸟，在黑夜中飞走。

2007-07-01 北京

## 008 蝙蝠

# 目 录 | Contents

序:穿越黑夜及其明亮的骨头 / 白鸽 001

## 第一卷 悄无声息的爱情

第一首情诗	003
爱情短诗两首	004
爱情的痛处	005
傍晚	006
船	007
最后一天我想念一个人	008
我将会醒来	009
窗前	010
一个午夜的纪念	011
另一种爱	013
夜	014
斜坡	015
无题	017

## 第二卷 深度印象

生命像一只巨大的钟摆	023
偶像	024

# 目 录 | Contents

- 025 返回影子
- 026 真理
- 027 形式的批判
- 028 记忆
- 029 猎狗
- 030 窗中人
- 031 名字
- 032 给未来
- 033 静静的早晨
- 034 夜观圆明园
- 035 词语两首
- 037 诗歌三首
- 038 散记
- 040 草斑
- 041 霜
- 042 轻喊
- 043 条条通道畅启
- 044 二月
- 045 一瞥黄昏
- 046 幸福
- 047 片刻的忧伤
- 048 在公路上驱车
- 049 骗术

# 目 录 | Contents

父亲	051
入夜	053
经典	054
思想已不再是一种意义	055
给未来的孩子	056
在灯下	058
那里	059
记忆	060
观海战图	061
夜	062
弈	063
眠	064
蛾子	065
黑暗中向东方	066
二月的陈述	067
箫	068
鹰	070
飞翔	071
瞬间	072
鸟	073
深冬	074
冬末	076
书房与外面	077

# 目 录 | Contents

079 无题

## 第三卷 循环的生活

085 取水

086 水

087 夜

088 蝙蝠

090 同一个时辰

091 海

093 日子

094 夏末

095 黑色的夜

096 梦

097 一个梦

098 这种状态

099 深渊

100 童年

102 黑夜的打扰

103 世界

104 自戕

105 如何希望

106 星星纵队

# 目 录 | Contents

出口	107
被照亮的树	108
是与否	109
夜晚或者是安眠	111
无题	113

## 第四卷 苏醒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觉

富裕的星期六	121
观察	123
手枪	125
空房子	127
风筝	129
此刻	131
陌生	133
唐老鸭	134
童年	135
秋天	136
我在黑夜的光芒中醒来	137
南华寺	138

## ■ 第一卷 悄无声息的爱情